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東坡三過記

府治西二十餘里，有寺，曰本覺，即古■裡地，■裡亭猶存。寺僧文長者，通禪持戒，博學攻詩文，多與達人墨士相賓主。堂前種竹數竿，畜鶴一隻。遇月明風清，則倚竹調琴，嗽茗孤吟。真不愧於清修者也。時蘇文忠公賦，守杭，有事於潤道，過■李，泊舟尋訪，將以證所聞何如耳。及見，款待之外，不發起居一語，點坐澄神，怡然自得，若不知有公之在前也。東坡因喜，賦詩一律：

萬里家山一夢中，吳音漸已變兒童。  
每逢蜀叟談終日，便覺娥眉翠婦空。  
師已忘言真有道，吾除搜句百無功。  
明年採藥天台去，更欲題詩滿浙東。  
文長老一東坡遂知為剛明勁正之器，一毫私不可於者。敬和一詩，以寓酬勉之意。詩曰：  
身滿華於法界中，香廚底事感天童。  
那知本覺從何覺？才悟真空自不空。  
若有相對原說夢，到無言處卻收功。  
一勾月出星三點，汝向西來我面東。

東坡見詩，益大敬異，因謂文曰：「久慕禪宗，已申快睹。但後期難再，不識何以教之。」文微哂曰：「公性素明，豈容復贅。惟一言相勵，便不負斯來耳。」東坡曰：「請問一言者何？」文曰：「頡頏翔鳴，物莫我撓，不足為之榮；羈窮窘局，動與禍觸，不足為之辱。浩浩乎雲無心，皎乎月常新。庶幾乎一代之偉人。」東坡深頷其言，相笑而別。

後六年，蘇公自徐移湖，再過■李，因思長老之言，復造焉。時則小門半掩，松竹蕭然；庭間孤鶴見公至，則點頭張羽，飛舞長空，似拜告狀者，三。東坡異曰：「汝亦識故人耶？」及訪侍者，方知文已臥疾於床，不能出迓，而鶴若為之代啟也。蘇略與語，復賦一詩以記。詩曰：

愁問巴叟臥荒村，米打三更月下明。  
往事過年如昨日，此身不死得重論。  
老夫壯士情相得，病不開堂道益尊。  
惟有孤棲舊時鶴，舉頭見客似長言。

吟畢而別。又十年，自翰林學士累章請郡，除知杭州。旨下日，東坡私賀曰：「錢塘佳勝區也，湖上清風，山間明月，復可在吾襟握中矣，能不喜哉！且文公曠別十年，此行當便一面，又一幸也。」及舟近■李，心腹念之。推窗豁日，忽見文長老已杖錫徐來，笑相謂曰：「相公別來無恙乎？」東坡維舟，執手，且笑且談。但語多悽慘無聊，非復向日之比。及抵其門，一擊而進。東坡意其點茶留款，先所事也。不意獨坐移時，久待不出。始怪而呼之，則有一僧趨禮而應。東坡因問曰：「文長老待客，何所見而迎，又何所見而避？」僧曰：「文師脫化塵寰，經五秋天，安得又有長老迎避於公耶？」東坡默然良久而悟，不言所以。又賦一詩：

初歸鶴叟不可識，漸作雲歸無處尋。  
三過問問老病死，一彈指頃去來今。  
存志見慣渾無淚，鄉曲難忘尚有心。  
欲向錢塘弔圓澤，葛洪川畔待秋深。

收訖而去，後無所聞。人但知蘇之至過於文，而不知文實有以致蘇也。後人因聞風仰慕，乃作東坡館三過堂，以寄遐思。今本覺東坡館址，毀圮莫辨，而三過堂亦虛存名。世上之人，不能舊然興起，奉問於蒞士者，豈急於他而不暇及歟。